

加·影·历·史·纪·实·之·二

英烈千秋

加影地区及牛骨头山殉难烈士简介

万家安 校编

雪兰莪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出版

志华丹慧敬授雅正 T7585

英烈千秋

加影历史纪实之二

萬家安 校編

30/10/07

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出版

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

主席：邓玉兰

财政：林云青

委员：邱贵春、刘国昌、杨静来、张桂梅
杨德强、肖玉金、邱九妹、杨桂兰
黄水源、万家安

《加影历史纪实系列》之二

书名：英烈千秋

编校：万家安

出版：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

印刷：Vinlin Press Sdn Bhd

出版日期：2002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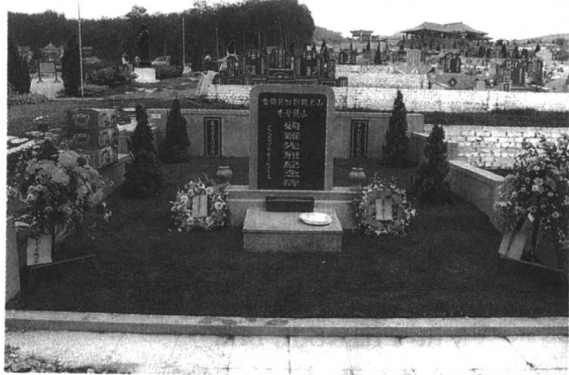
国际书号：983 40821 1 8

定价：RM20.00

千秋記載英魂史

万世留名烈士碑

——
烈属邱貴春題



缘起

我们为我们的已故亲人而骄傲。

在四十年代中到五十年代，在英殖民统治时代，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我国，以及在英军重临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的白色恐怖时期，我们的亲人和他们的战友们，为着马来亚的独立、自由，为着各族人民解放，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拿起枪杆，英勇战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

“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生而无家可归，死而无葬身之地。他们曝死荒野，不得领尸安葬。他们被统治当局仇视和漠视，但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历史的颠倒，总有一天要恢复过来。历史必然重新评估他们的。我们坚信，人民绝对不会忘记光荣献身的儿女。

为着不让他们的历史被淹没，我们把当时埋葬在乱葬岗的或在这片土地上付出生命的战士们的名字，在可能收集到的情况下，铭刻在纪念碑上。我们要收集他们的资料以便编写成册，以作纪念。

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

编委会谨记

于1999年清明节

起緣

愛國英魂 墳地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崗葬亂渡超



林錦城
加影十八日訊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葬人遺地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葬人遺地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 舉行圓墳儀式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尸骨 善后安排達共識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加影亂葬崗新紀念碑，已於日前在該處舉行圓墳儀式，將原址剷平。

发展商承担立碑超渡费用 锡米山乱葬岗风波平息

【加影十二日讯】锡米山乱葬岗(牛骨头山)尸骨填湖事件在经过约半年的风风雨雨,已随着昨早在土毛月富青山庄设立一个纪念碑及献花过后,圆满解决。发展商和死者家属委员会在这件事上已达成协议。

该发展商愿意负责一切超渡及在富青山庄立碑的费用,有关献花仪式则於上月十六至十九日由锡米山民众会举行。

乱葬岗家属委员会主任罗玉兰表示,自从今年三月上述事件被人民党加影支部发现后,引起一小撮家属的注意。后来,取得

陈燕晶

报导

不解散家属委员会
她说,虽然,这件事已告一段落,但是,家属委员会却不会因此而解散,家属之间还是保持联系,而且每年将举行纪念日,以怀念先人。

人民党全国青年团财政黄梅萍今年也出席献花,她在致词时指出,从这件事中,人民党提倡各地发展商,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符合政府的标准,才敢发生类似上述,发展商疏忽,以尸骨填湖的事件。

他希望牛骨头山纪念碑落在富青山庄的管辖下,能得偿所愿。

富青山庄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丁氏及当地经理林永成都表示,该山庄可能保纪念碑的定案无虞。

丁氏又说,该公司在大众银行有一永久管理基金,在打雅庄内的墓园工作上,富青山庄是绝对做得到的。
锡米山乱葬岗位于喀拉山关东后,面积共6.425依吉,是当年英属地时代加影县医院专用。埋葬无数无眷老幼,这儿安葬在危亡,失去故乡及未能打死的与兵共守而无人敢认领的尸骨。
今年,出席有关献花的家属事属数族,共约五十人。和善的,除了道士打鼓外,也请法师诵经。此外,也宜请经文。



锡米山乱葬岗
家属委员会于献
花碑前留影。

12 全国增版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一) 新通报

亂葬崗亡魂安息富貴山莊 二百家屬旺山拜祭

93年9月13日新通报

【吉隆坡十二日讯】一座为纪念加影锡米山「牛骨棚」乱葬岗亡魂的纪念碑也在富貴山莊成立。有死者家属今天特在富貴山莊舉行旺山拜祭儀式。

约一百名家屬出席了這項儀式。亂葬崗死者家屬委員會主席謝玉蘭及富貴山莊市場經理陳永成分別在儀式上致詞。

謝玉蘭在拜祭儀式中致六千元酬謝的這座纪念碑(即富貴山莊纪念碑),因為錫米山亂葬崗的死者家屬被填湖的墳墓之外,也包於大坑在日食及無風雨時代的墳墓的亡魂。在錫米山亂葬崗已於日前被家務發展商填湖填湖填湖填湖。死者家屬上星期一起,以謝玉蘭和家屬謝玉蘭謝玉蘭謝玉蘭。

萬世留名烈士碑

此座纪念碑將設於富貴山莊第一座及第二座富貴山莊的興建後,可省一切費用。

富貴山莊位於離不山兩哩,由建築六座四二五英畝,是當年英屬時代的殖民地。

謝玉蘭今天向政府特許中總發展商富貴山莊發展商(一)後,隨即建立這座可千秋紀念、萬世留名烈士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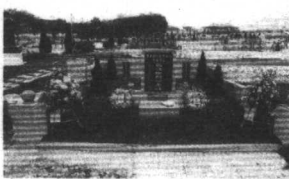
發展商陳永成富貴山莊發展商(一)後,隨即建立這座可千秋紀念、萬世留名烈士碑。

陳永成,其公司目前正保其家務後,隨即建立這座可千秋紀念、萬世留名烈士碑。

陳永成,其公司目前正保其家務後,隨即建立這座可千秋紀念、萬世留名烈士碑。



加影錫米山亂葬崗死者家屬,昨在富貴山莊新建立紀念碑時舉行旺山拜祭儀式。



建立富貴山莊的為紀念亂葬崗亡魂的「萬世留名烈士碑」。

1994年祭拜活動的剪報

【本報訊】牛骨頭山牛骨頭山亂葬崗死難者公塚今早舉行集體拜祭儀式，數十名死難者後人懷著憤終遠逝的無限哀傷心情，在先人的紀念碑前燒香焚紙和獻花，以示追思。

這個公塚是於三年前才由牛骨頭山和牛骨頭山移置士毛月加路路的富貴山莊風景區內，耗資一萬餘港元。

主持這項集體拜祭儀式的鄧玉蘭說，亂葬崗原本是在牛骨頭山丘冠峰陣直去的一塊叫牛骨頭山的小山丘上，有五十年歷史，是加彭醫院用來埋葬那些無人認領的屍首。

她說，牛骨頭山亂葬崗所以出名是因為過去的幾個歷史時期，埋葬了許多為國家為民族前途奮鬥而不幸遇難的人士，以華僑為主，而裔也有數位。

不敢認領

她解釋，日本總軍艦隊統制下，許多抗日份子被總軍殺害後，便被拋在這兒草草埋葬，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時期也有不少人遇害，屍體暫放在醫院一段時間後，由醫院收屍放在一個木箱子，挖開淺淺的洞穴埋葬。

「那個年代，因為特殊政治環境，以及戰亂不時發生而家人失散，死難者遇害後往往找不到親人認領，或者有親人，也不敢出面認領，因此，才形成了亂葬崗這個產物。」

「當然，這個地點也是醫院處理那些在醫院病死，或者意外事件死亡的各種族人士的歸身之地。」

她進一步指出，直至七十年代，局勢比較穩定後，有些知道自己的親人葬在這兒的牛骨頭山居民就其他地方的人士，便在每年清明節前後，靜悄悄地到小山丘的乾淨地方，燒香焚紙朝拜。

八十年

牛骨頭山殉難家屬 富貴山莊祭先人

代末，局勢越來越明朗化，而政府也採取比較開放的政策後，更多死難者後人到亂葬崗掃墓，儘管沒有墓碑，也找不到親屬起來的墓塚，但到過亂葬崗繞過香焚燒冥紙，就感到心裡平靜。

鄧玉蘭說，可見後人們對他們親人的死難多麼的傷心和懷念。

她表示，現在來拜祭的後人中有當青年尚未出世，但當長輩們講起他們的親人遇害事件時，都打從心

裡深處要來追尋悲和緬懷這批先人，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沒有先人當年的勇氣和流血犧牲，也許沒有今日繁榮進步的馬來西亞。



牛骨頭山死難者家屬，昨日集體拜祭先人，以緬懷死者的過去並功德。



牛骨頭山死難人士的紀念碑，刻著日治與英國殖民時期遇害者的名字。

未協商劇山丘惹眾怒 發展商捐風景墳地

（加彭廿三日訊）現在新建的公塚，是在牛骨頭山附近徵

地盤工作時，沒有事先跟家屬商量，用劇院機關小山丘後，引起眾怒。

後來，經過多次談判，獲得各團體富貴山莊一段風景墳地，並捐出一筆款項建一座紀念碑，方便後人每年來拜祭。

這座紀念碑共刻有約一百個死難者的名字，由主理集體拜祭儀式的鄧玉蘭指出，那是經過一年餘的明

查暗訪，以及一些知情者提供資料，才匯集而成的，不過，相信還有很多名字被遺漏掉。

她表示，許多現在已散居各處的死難者家屬如果能提供資料，名字尚可補列的。

今日拜祭儀式後，五十餘位家屬，召集青年大會改選家屬委員會委員及接納財政局目報告，鄧玉蘭聯主禮。

编者的话

(一)

根据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的委托，家属们的愿望，加上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因此，利用工余之暇，进行口头采访，寻找资料，假如这个小册子能以目前这个形式和大家见面，这主要是多方面的人士的鼓励、协助和合作的结果。

编者在此向大家表示万分的谢意。

(二)

一九九三年加影锡米山牛骨头山被铲平，烈士遗骨被埋沉湖底事件告一段落后，迄今已整整八个年头了。当初，就兴起一股愿望，要把烈士们的生平，那怕是很简单的、点滴的介绍，进行搜录，以让后人纪念。至少，人们知道纪念碑上所镌刻的名字所具有的实质意义。但是，开始时是不知从何着手的，加上人事变化，生活驱迫，心愿始终未了。

随着民众陆续交来的名单及资料，间中也收集到中、港方面的回忆资料，于是把有关资料，作一筛选、抄录和编写，作为体例或蓝本，再辅以口头资料的采访，加以补充。但，近年

来，这个地区一些稍为知晓这段历史的片段的父老或烈属，因年老失忆或离逝，进行口头采访相当困难。这本小册子现在就以这样简单的形式予以初步完成。

这个记录明显的是浮光掠影的，零碎且缺乏联系的，矛盾及张冠李戴现象，在所难免。但是，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编者尽可能作了整理，原本还可以收集多些再加以编写，但是这也将拖延到不知什么时候，况且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也许只会是不很重要的补充吧了。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由于一些因贫穷而葬于乱葬岗者，群众交来时，并没有作出明确交待。因此，在编者能够查明核实的，将其名字予以删剔，敬请引用过纪念碑的资料的朋友和团体，给予留意。

(三)

抗日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抗英战争爆发直到我国取得政治上的自治、独立也有了四十五年了。国际上，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被普遍地认为是值得肯定的、正义的斗争。然而，令人吊诡的，在我国，进行这种正义的斗争的人们和他们的牺牲和贡献，却是被否定，被抹煞的。他们及他们的家属所遭到的苦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殖民者被歌颂，其所扶植的继承者，却被吹捧到一个肉麻的地步，机密成了掩盖历史真相的护身符。现代文字狱等待着任何闯入这禁区者，教科书让一代代的学子为这个历史枷锁，付出了愚昧的代价。历史，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其原有的面目呢？

从这里收集到的烈士们的背景，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和学生。他们都是朴素甚至没有多少真正是具备意识形态装备的青年，但是一颗热爱马来亚的心，使他们离开了家庭、父母、

妻子、兄弟姐妹，毅然地投入战场。他们大部分是那么的年轻、纯真，他们是马来亚人民的好儿女。

不管当时的装备怎么差，甚至是手无寸铁；不管绝大部份的战士根本没有什么训练甚至缺乏简单的军事常识，但在敌人的屠刀已经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是反抗还是退却投降，在这关键性的时刻，我们的先烈们选择了前者。尽管接下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不管在个人方面或对整个国家命运而言，在当时多少带有悲剧性的成分（如抗日战争的果实被掠夺；虽说国家的独立的实现是抗英斗争的直接结果，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一个真正主人的地位）。无论如何，先烈们却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人类历史的最瑰丽的史诗和篇章，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钢铁的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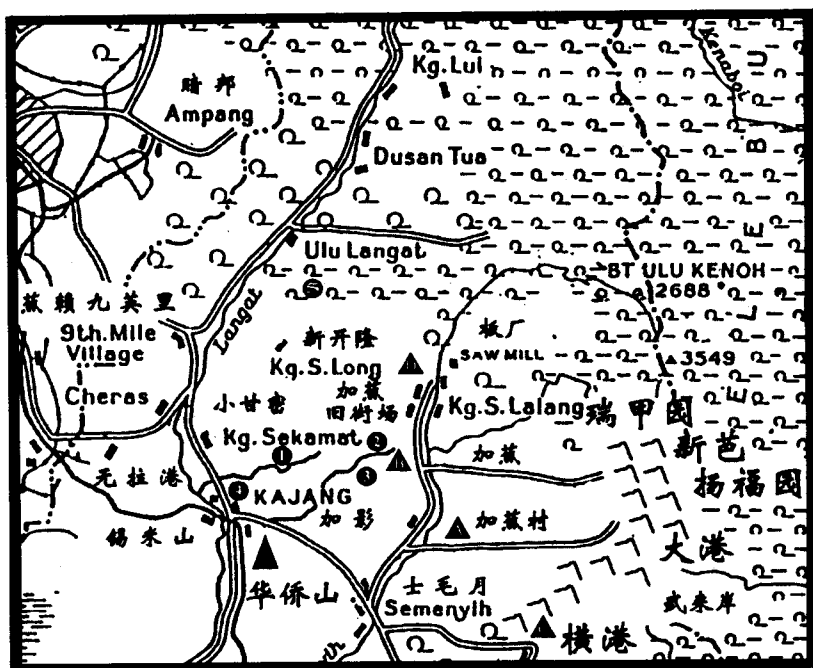
从牺牲者的名单上看，显然，这个抗日抗英的斗争并不是一个个别民族的行动，它是华、巫、印和少数民族的共同行动。

在采访过程中，对曾经参与过支援工作的父老，问起他们会不会为所遭遇到的迫害有所后悔。他们深情地表示，当时年青的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无私的奉献，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战，忍饥受冻，我们怎不甘冒危险，尽力送粮送衣送情报以尽点棉力呢？这种深厚情谊，历久不衰，使殖民地统治者的谎言彻底破产。历史，还欠他们一个公道。

编者

2001年6月20日前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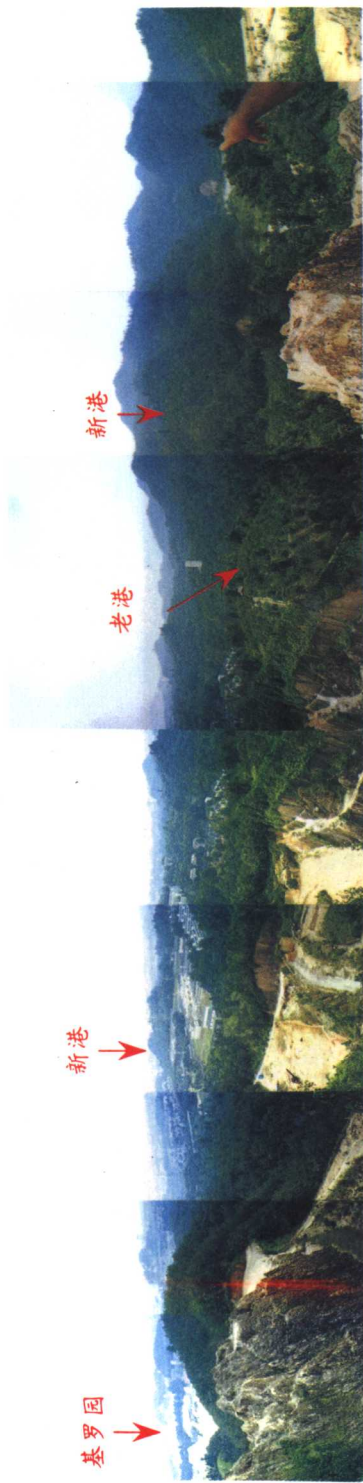
地图(二)



加蕉地区示意地图

注解:

- ▲ 现 Sri Haneco 工业区进口处, 由加蕉路2英里半处进。
- ▲ 现 Woodlandor 木工厂进口处, 加蕉路约3英里半处。
- ▲ 现 Cakevien 湖景花园为旧大港与旧横港之间地带。
- ▲ 加蕉旧街场在游击队火烧红火较(英人园丘烟胶片厂)后, 加蕉旧街场便被英殖民当局烧毁了。现加蕉路约5英里半处, 近马来学校与马来坟场之间为旧街场原址, 上去不远为“红火较”。



此图站在同和山上拍摄，手所指方向是老港后部峡谷地带。

老港：监狱公路右边进入现Taman Sentosa店屋之路为原老港之进口路，其范围包括Taman Asia Jaya 后面的福隆兴（约百英亩地）、同和山、基罗园、Taman Restu、正在兴建中的Taman Kajang Perdana、及越过绕道公路之左边斜坡及峡谷地带。照推测，新港老港应以Sg. Jelok 河为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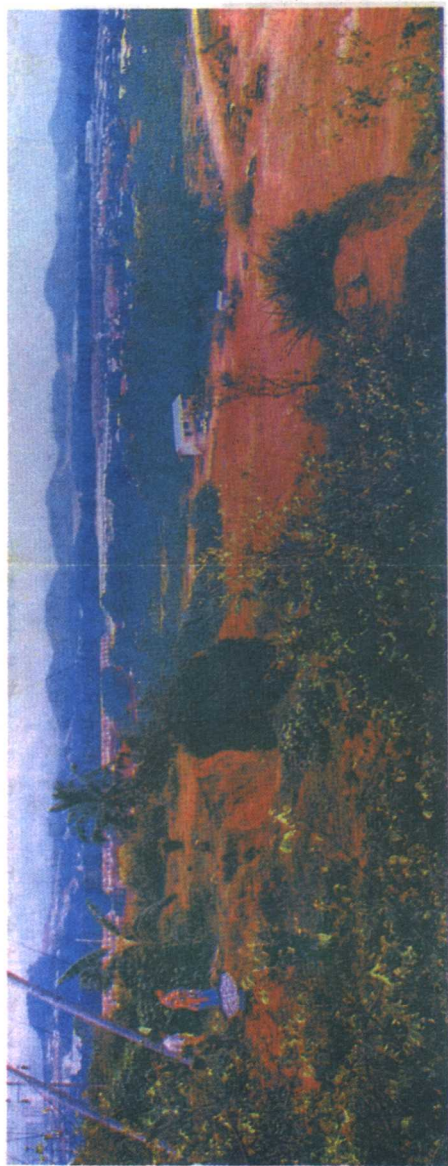
48年刘尧7·16事件发生在Taman Sentosa 店屋前地带。

新港：加影人俗称Sg. Jelok，加影监狱前之公路为原旧新港路之部分。范围包括Taman Kajang Baru，直到加影监狱及其后面；监狱公路右边的丰美国越过加影绕道公路直到后面。

书房背：在加影英文中学及福建议山后面，加影监狱之左边。原分内、外书房背，包括广东义山，即现Sg. Kantan 地区。

吉灵丸：则以加影士毛月公路进入老港新港前之部分，左边则为加影英文中学，现之大南花园及丽雅花园，即属原吉灵丸地区。

平铲被头山骨牛



加蕉旧街场原址



图中所示的几棵大树,见证了加蕉旧街场被毁的过程。其若有知,应对英殖民当局的暴行感到叹息不已。英殖民者驱迫人民,摧毁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园,如五栋楼、新、老港事件,在全马各地发生的何止百计。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